

容

宋

齋

洪邁著

隨

著

筆

第三冊

進步書局校印



容齋續筆目錄

卷一十八則

顏魯公

戒石銘

雙生子

李建州

侍從官

存亡大計

唐人詩不傳

秦誓四語

重陽上巳改日

田宅契券取直

公子奚斯

唐藩鎮幕府

文中子門人

晉燕用兵

李衛公帖

王孫賦

漢郡國諸官

漢獄名

卷二十八則

權若納馮解

歲旦飲酒

存歿絕句

湯武之事

張釋之傳誤

張于二廷尉

漢唐置郵

龍且張步

義理之說無窮

開元五王

巫蠱之禍

唐詩無避諱

李晟傷國體

元和六學士

二傳誤後世

卜子夏

父子忠邪

蘇張說六國

卷三十八則

一定之計

秋興賦

太史慈

諡法

漢文帝受言

丹青引

詩國風秦中事

詩文當句對

東坡明正

臺諫不相見

執政四入頭

無望之禍

燕說

折檻行

朱雲陳元達

杜老不忘君

栽松詩

烏鵲鳴

卷四 十七則

淮南守備

周世宗

竇正固

鄭權

黨錮牽連之言

漢代文書式

資治通鑑

弱小不量力

田橫呂布

中山宜陽

相六畜

卜筮不同

日者

柳子厚黨叔文

漢武心術

禁天高之稱

宣和冗官

卷五 十三則

秦隋之惡

漢唐二武

玉川子

銀青階

買馬牧馬

杜詩用字

唐虞象刑

崔常牛李

盜賊怨官吏

作詩先賦韻

后妃命數

公為尊稱

臺城少城

卷六十五則

嚴武不殺杜甫

王嘉薦孔光

朱溫三事

文字潤筆

漢舉賢良

戊為武

怨耦曰仇

說文與經傳不同

周亞夫

賜王煬帝

鄭莊公

百六陽九

左傳易金

鍾繇自效

大義感人

卷七十七則

田祖輕重

女子夜績

淮南王

辭國久長

建除十二辰

俗語算數

佻文用事

五十絃瑟

遷固用疑字

僭亂的對

月不勝火

靈臺有持

董仲舒災異對

李正己獻錢

宣室

昔昔鹽

將帥富專

卷八十五則

著龜卜筮

地名異音

韓嬰詩

五行喪絕字

漢表所記事

蕭何紹韓信

彭越無罪

蜘蛛結網

孫權稱至尊

康山讀書

列國城門名

緇塵素衣

去國立後

詩詞改字

姑舅為婚

卷九十四則

王家七穆

貢辭韋康

兒寬張安世

深溝高壘

生之徒十有三

臧氏二龜

有扈氏

太公丹書

漢景帝

蕭何先見

史漢書法

薄昭田蚡

文字結尾

國初古文

卷十七則

經傳煩簡

曹參不薦士

漢初諸將官

漢官名

漢唐輔相

漢武留意郡守

苦賣象

唐諸生束修

范德孺帖

民不畏死

天下有奇士

易卦四德

孫堅起兵

孫權封兄策

踰年改元

賊臣遷都

輿地道里誤

卷十一十五則

古錫于

孫玉汝

唐人避諱

高錡取士

兵部名存

武官名不正

名將晚謬

唐帝稱太上皇

楊億注荀子

昭宗相朱朴

楊國忠諸使

祖宗朝宰相

百官避宰相

百官見宰相

東坡自引所為文

卷十二 十二則

婦人英烈

無用之用

龍筋鳳髓判

唐制舉科目

淵有九名

東坡論莊子

列子書事

天生對偶

銅雀灌硯

崔斯立

漢書注冗

古跡不可考

卷十三 十四則

科舉恩數

下第再試

試賦用韻

貞元制科

貽子錄

金花帖子

物之小大

郭令公

紀年兆祥

民俗火葬

太史日官

汲冢周書

曹子建論文

雨水清明

卷十四 十七則

尹文子

帝王訓儉

用計臣為相

州縣牌額

盧知猷

忌諱諱忌

陳涉不可輕

士句韓厥

孔墨

玉川月蝕詩

詩要點檢

周蜀九經

冢宰治內

宰相爵邑

楊子一毛

李長吉詩

子夏經學

卷十五十三則

紫閣山村詩

李林甫秦檜

注書難

書易脫誤

南陔六詩

紹聖廢春秋

王韶熙河

書籍之厄

逐貧賦

澗松山苗

男子運起寅

宰我作難

古人占夢

卷十六十六則

高德儒

唐朝士俸微

賢宰相遭讒

宋齊上

劉黃下第

酒肆旗望

許然意林

思穎詩

鹹抗子

月中桂兔

唐二帝好名

周禮非周公書

醉尉亭長

三易之名

忠臣名不傳

唐人酒令

容齋續筆卷第一十八則

是書先已成十六卷。瀋熙十四年八月在禁林日。入侍至尊壽皇聖帝。清閒之燕。聖語忽云。近見甚齋隨筆。遽疏而對曰。是臣所著容齋隨筆。無足采者。上曰。既有好議論。遽起謝。退而詢之。乃嫠女所列。賈人販鬻於書坊。中貴人買以入。遂塵乙覽。書生遭遇。可謂至榮。因復哀臆說。綴於後。懼與前書相亂。故別以一二數。而目曰續。亦十六卷云。紹熙三年三月十日邁序。

顏魯公

顏魯公忠義大節。照映今古。豈唯唐朝人士罕見比倫。自漢以來。殆可屈指也。考其立朝出處。在明皇時。為楊國忠所惡。由殿中侍御史出。東都平原。肅宗時。以論太廟築壇事。為宰相所惡。由御史大夫出。馮翊。為李輔國所惡。由刑部侍郎貶蓬州。代宗時。以言祭器不飭。元載以為誹謗。由刑部尚書貶峽州。德宗時。不容於楊炎。由吏部尚書換東宮散秩。盧杞之擅國也。欲去公。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公往見之。責其不見容。由是銜恨切骨。是時年七十有五。竟墮杞之詭計而死。議者痛之。嗚呼。公既知杞之惡己。蓋因其方鎮之問。欣然從之。不然。則高舉遠引。挂冠東去。杞之所甚欲也。而

乃眷眷京師終不自為去就以蹈危機春秋責備賢者斯為可恨司空圖隱於王官谷柳璨以詔書召之圖陽為哀野墮笏失儀得放還山璨之姦惡過於杞圖非公比也卒全身於大亂之世然則公之委命賊手豈不大可惜也哉雖然公囚困於淮西屢折李希烈卒之捐身殉國以激四海義烈之氣貞元反正實為有助焉豈天欲全界公以萬世之名故使一時墮於橫逆以成始成終者乎

戒石銘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太宗皇帝書此以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按成都人景煥有野人閒話一書乾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頌令箴載蜀王孟昶為文頌諸邑云朕念赤子盱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師驅雞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異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區區愛民之心在五季諸僭偽之君為可稱也但語言皆不工唯經表出者詞簡理盡遂成王言蓋詩家所謂奪胎換骨法也

今時人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為長。謂受胎在前。或以先生者為長。謂先後當有
序。然固有經。一日或亥子時生。則弟乃先。兄一日矣。辰時為弟。巳時為兄。則弟乃先
兄一時矣。按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立適以長不立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云。
子謂左右媵及姪婦之子。質家親親。先立婦。文家尊尊。先立姪。其雙生也。質家居見
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乃知長幼之次。自商周以來不同如此。

李建州

建安城東二十里。有梨山廟。相傳為唐刺史李公祠。予守郡日。因作祝文曰。亟回哀
眷。書吏持白回字。祀相公名。請改之。蓋以為李回也。後讀文藝李頻傳。懿宗時。頻為
建州刺史。以禮法治下。時朝政亂。盜興相推放。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州為立廟。梨
山。歲祠之。乃證其為頻。繼往禱而祝之云。俟獲感應。則當刻石紀實。已而得雨。遂為
作碑。偶閱唐末人石文德所著唐朝新纂一書。正紀頻事。云除建州牧。卒於郡。曹松
有詩悼之曰。出旌臨建水。謝世在公堂。苦集休藏篋。清資罷轉郎。瘴中無子奠。嶺外
一妻孀。恐是浮吟骨。東歸就故鄉。其身後事落拓如此。傳又云。頻喪歸壽昌。父老相
與扶柩葬之。天下亂。盜發其冢。縣人隨加封掩。則無後可見。云稽神錄載一事。亦以

為回。徐鉉失於不審也。

侍從官

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為侍從官。今文所載也。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死於廣陵。車駕將幸建康。從官列銜上奏。乞同班入對。時湯岐公以大觀文為行宮留守。寄聲欲聯名。眾以為位不同為辭。岐公曰。思退亦侍從也。然竟不克從。紹熙二年。吏部鄭尚書僑上章乞薦士。詔令在內近臣臺諫。在外侍從。各舉六人。堪充朝士者。吏部遍牒。但及內任從官。與在外待制以上。而前宰相執政皆不預。安有從官得薦人。而舊弼乃不然。有司之失也。

存亡大計

國家大策。係於安危存亡。方變故交切。幸而有智者。陳至當之謀。其聽而行之。當如捧漏甕。以沃焦釜。而遇荒淫之主。暗於事幾。且惑於諛佞孱懦者之言。不旋踵而受其禍敗。自古非一也。曹操自將征劉備。田豐勸袁紹襲其後。紹辭以子疾不行。操征烏丸。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後皆為操所滅。唐兵征王世充於洛陽。竇建德自河。北來救。太宗屯虎牢。以扼之。建德不得進。其臣凌敬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踰

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關中駭震。則鄭圍自解。諸將曰。凌敬書生。何為知戰事。其言豈可用。建德乃謝敬。其妻曹氏。又勸令來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建德亦不從。引眾合戰。身為人擒。國隨以滅。唐莊宗既取河北。屯兵朝城。梁之君臣。謀數道大舉。令董璋引陝虢澤路之兵。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寇鎮定。王彥章以禁軍攻鄆州。段凝以大軍當莊宗。莊宗聞之。深以為憂。而段凝不能臨機決策。梁主又無斷。遂以致亡。石敬瑭以河東叛。耶律德光赴救。敗唐兵而圍之。廢帝問策於羣臣。時德光兄贊華。因爭國之故。亡歸在唐。吏部侍郎龍敏。請立為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虜必有內顧之慮。然後選募精銳以擊之。此解圍一算也。帝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唐遂以亡。皇家靖康之難。胡騎犯關。孤軍深入。後無重援。亦有出奇計。乞用師。擣燕者。天未悔禍。噬臍弗及。可勝歎哉。

唐人詩不傳

韓文公送李碣序云。李生溫然為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又盧尉墓誌云。君能為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十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談助。任登封尉。

盡寫所為詩。故留守鄭餘慶。鄭以書薦於宰相。觀此則李盧二子之詩多而可傳。又裴迪與王維同賦。輞川諸絕載於維集。此外更無存者。杜子美有寄裴十詩云。知君苦思緣詩瘦。乃迪也。其能詩可知。今考之唐史藝文志。凡別集數百家。無其書。其姓名亦不見於他人文集。諸類詩文中亦無一篇。白樂天作元宗簡集序云。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至悼其死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謂其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今世知其名者寡矣。而况於詩乎。乃知前賢遺藁。湮沒非一。真可惜也。

泰誓四語

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氏傳所引者。杜預輒著為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饗廉舉孝。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注釋。至於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為證。今之泰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及書所引泰

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今不復可考。

重陽上巳改日

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為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附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為未盡也。唯東坡公有菊花開時即重陽之語。故記其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為客泛酒。作重九云。

田宅契券取直

隋書志。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為常。以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勸。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具侵削也。今之牙契投稅。正出於此。田宅所係者大。奉行唯謹。至於奴婢馬牛。雖著於令。民不復問。然官所取過多。并郡邑導行之費。蓋百分用其十五六。又皆買者獨輸。故為數多者。率隱減價直。賒立歲月。坐是招激。許項嘗因奏對上章。乞蠲其半。使民不作偽。以

息爭則自言者必多。亦以與為取之義。既下有司。而戶部引條制沮其說。

公子奚斯

闕宮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其辭則謂奚斯作廟。義理甚明。鄭氏之說亦云。作姜嫄廟也。而揚子法言。乃曰。正考甫嘗歸尹吉甫。公子奚斯歸正考甫。宋咸法文以為奚斯慕考甫而作魯頌。蓋子雲失之於前。而宋又成其過耳。故吳秘又巧為之說曰。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而奚斯能作闕宮之廟。亦歸詩之教也。而魯頌美之於義。迂矣。司馬溫公亦以謂奚斯作闕宮之詩。兼正考甫。只是得商頌於周大師耳。初非自作也。班固王延壽亦云。奚斯頌魯。後漢曹叅曰。奚斯頌魯。考甫詠商。注引薛君韓詩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皆相承之誤。

唐藩鎮幕府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為重。觀韓文公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赴河陽幕序。可見禮節。然其職甚勞苦。故亦或不屑為之。杜子美從劍南節度嚴武。辟為參謀。作詩二十韻。呈嚴公云。胡為來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簡遂恩恩。曉入朱扉啟。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

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而其題曰遺闕意可知矣韓文公從徐州張建封辟為推官有書上張公云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節目十餘事來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杜韓之旨大略相似云

文中子門人

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真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稱高第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在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於隋不肯仕聞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為大業十三年又為義寧元年戊寅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於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願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為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既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

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次子福時所錄云。杜淹為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予按淹以貞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於史如此。故或者疑為阮逸所作。如所謂詳收元經傳。亦非也。

晉燕用兵

萬事不可執一法。而兵為甚。晉文公圍曹。攻門者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言若將發冢者。師遽焉。曹人凶懼。因其凶而攻之。遂入曹。燕將騎劫攻齊。即墨田單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軍乃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皆涕泣欲出戰。怒自十倍。己而果敗燕軍。觀晉燕之所以用計。則同。而其成敗頓異者何邪。晉但舍於墓。陽為若將發冢。故曹人懼。而燕真為之以激怒齊人。故爾。

李衛公帖

李衛公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公有書答謝之曰。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吊問。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卹。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

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苦飢。唯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未伏。枕七旬。藥物陳衰。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書後云。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弟。按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馬貶崖州。所謂閏十一月正在三年。蓋到崖纔十餘月爾。而窮困苟生已如是。唐書本傳云。貶之明年卒。則是此書既發之後。旋踵下世也。當是時宰相皆具怨仇。故雖骨肉之親。平生之舊。皆不敢復通音問。而某侍郎至於再遣專使。其為高義絕俗可知。惜乎姓名不可得而考耳。此帖藏禁中。後出付秘閣。今勒石於道山堂西。紹興中。趙忠簡公亦謫朱崖。士大夫畏秦氏如虎。無一人敢輒寄聲。張淵道為廣西帥。屢遣兵校持書及藥石酒麪為餽。公嘗答書云。鼎之為己為人。一至於此。其述酸寒苦厄之狀。略與衛公同。既而亦終於彼。手札今尚存於張氏。姚崇曾孫勛。為李公厚善。及李譖逐。極索支黨。無敢通旁問。既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勛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為厚薄。其某侍郎之徒與。

王孫賦

王延壽王孫賦載於古文苑。其辭有云。顏狀類乎老翁。軀體似乎小兒。謂猴也。乃知

杜詩顏狀老翁為蓋出諸此。

漢郡國諸官

西漢鹽鐵膳羞陂湖工服之屬郡縣各有司局幹之其名甚多然居之者罕嘗見於史傳今略以地理志所載言之凡鐵官三十八鹽官二十九工官九皆不暇紀其處自餘若京兆有船司空為主船官太原有柁馬官主牧馬元名家馬官遼東有牧師官交趾有羞官南郡有發弩官嚴道有木官丹陽有銅官桂陽有金官南海有滙浦官南郡江夏有雲夢官九江有陂官湖官胸忌魚腹有橋官鄱陽黃金米主米金亦有官在內則奉常之均官食官司農之幹官少府之大官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如是者蓋以百數。

漢獄名

漢以廷尉主刑獄而中都他獄亦不一宗正屬官有左右都司空鴻臚有別火令丞郡邸獄少府有若盧獄令考工工獄執金吾有寺互都船獄又有上林詔獄水司空掖受秘獄暴室請室居室徒官之名張湯傳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東漢志云孝武帝所置世祖皆省之東漢洎唐雖鞠囚非一處然不至如其多國朝但有

大理及臺獄。元豐紹聖間。蔡確章子厚起。同文館獄之類。非故事也。

容齋續筆卷一終

權若訥馮澥

唐中宗既流殺五王。再復武氏陵廟。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為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削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制書一事以上。並依貞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欽宗在位。懲王安石蔡京之誤國。政事悉依仁宗為法。左諫議大夫馮澥上言。仁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孫之心。寧有厚薄。王安石司馬光皆天下之大賢。其優劣等差。自有公論。願無作好惡。尤執厥中。則是非自明矣。詔榜朝堂。侍御史李光駁之不聽。復為右正言。崔鷗所擊。宰相不復問。而遷澥吏部侍郎。按若訥與澥兩人。議論操持絕相似。蓋澥在崇寧中。首上書乞廢元祐皇后。自選入除寺監丞。其始終大節。不論可見。建炎初元。乃超居政地。公議憤之。

歲旦飲酒

今人元旦飲屠酥酒。自小者起。相傳已久。然固有來處。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值元旦於獄中飲酒曰。正旦從小起。時鏡新書晉董勛云。正旦飲酒。先從小者何。

也。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初學記載四民月令云：正旦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小者起先。唐劉夢得白樂天元日舉酒賦詩，劉云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白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白又有歲假內命酒一篇云：歲酒先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顧况云：不覺老將春共至，更悲攜手幾人全。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讓少年。裴夷直云：自知年幾偏應少，先把屠蘇不讓春。僕更數年逢此日，還應惆悵羨他人。成文幹云：戴星先捧祝堯觴，鏡裏堪驚兩鬢霜。好是燈前偷失笑，屠蘇應不得先嘗。方干云：纔酌屠蘇定年齒，坐中皆笑鬢毛斑。然則尚矣。東坡亦云：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蘇。其義亦然。

存歿絕句

杜子美有存歿絕句二首云：席謙不見近彈碁，畢曜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騁騶。每篇一存一歿，蓋席謙曹霸存，畢鄭沒也。黃魯直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一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味，西風吹淚古藤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近歲新安胡仔著漁隱叢話，謂魯直以今時人形入詩句，蓋

取法於少陵。遂引此句。實失於詳究云。

湯武之事

湯武之事。古人言之多矣。惟漢轅固黃生爭辯最詳。黃生曰。湯武非受命。迺殺也。固曰不然。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今桀紂雖失道。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反因過而誅之。非殺而何。景帝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未為愚。遂罷。顏師古注云。言湯武為殺。是背經義。故以馬肝為喻也。東坡志林云。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至孟軻始亂之。使當時有良史。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可謂至論。然予竊考孔子之序書。明言伊尹相湯伐桀。成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伐商。武王勝商。殺受。各蔽以一語。而大指皦如。所謂六藝折衷。無待於良史復書也。

張釋之傳誤

漢書紀傳志表矛盾不同非一。然唯張釋之為甚。本傳云。釋之為騎郎。事文帝十年。

不得調亡所知名。欲免歸中郎將。袁盎惜其去。請徙補謁者。後拜為廷尉。逮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而百官公卿表所載文帝即位三年。釋之為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敞則為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張于二廷尉

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人自以不冤。此漢史所稱也。兩人在職。皆十餘年。周勃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使以公主為證。太后亦以為無反事。乃得赦出。釋之正為廷尉不能救。但申理犯。蹕盜環一二細事耳。楊惲為人告驕奢不悔過。下廷尉案驗。始得所予。孫會宗書定國當惲大逆無道。惲坐要斬。惲之罪何至於是。其徇主之過如此。傳所謂決疑平法。務在哀矜者。果何為哉。

漢唐置郵

趙充國在金城上書言先零罕羌事。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壘書報從其計。按金城至長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返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臣而自上書。至得報。首尾纔

七日唐開元十年八月己卯夜。權楚璧等作亂。時明皇幸洛陽。相去八百餘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按問宣慰。首尾纔三日。置郵傳命。既如此其速。而廷臣共議。蓋亦未嘗淹久。後世所不及也。

龍且張步

韓信擊趙。李左車勸陳餘勿與戰。餘曰。今如此。避弗擊。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遂與信戰。身死國亡。是時信方為漢將。始攻下魏代。威聲猶未暴白。陳餘易之。尚不足訝。及滅趙服燕。則關東六國既定。其四矣。信伐齊。楚使龍且來救。或言漢兵不可當。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不足畏也。何為而止。一戰而沒。項隨以亡。耿弇討張步。斬其大將軍。費邑走。邑之弟敢進攻西安臨淄。拔其城。又走其弟藍。勢如破竹。先是弇已破尤來。大彤。延岑。彭寵。富平。獲索矣。時步所盜齊地大半為弇所得。然步猶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眾。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弇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摧乎。竟出兵大戰。兄弟成擒。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龍且張步。豈復識此哉。梁臨川王宏伐魏。魏元英禦之。宏停軍不前。魏人勸英進據洛水。英曰。蕭臨川雖驍。其下有良將韋裴之屬。未可輕也。宜且觀形勢。勿與交鋒。宏卒敗退。英之識見。非前人所

可比也。然遂進軍圍鍾離。魏邢巒以為不可。魏主召使還。英表稱必克。為曹景宗章。敵所挫。失亡二十餘萬人。智於前而昧於後。為可恨耳。

義理之說無窮

經典義理之說。最為無窮。以故解釋傳疏。自漢至今。不可殫舉。至有一字而數說者。姑以周易革卦言之。己日乃孚。革而信之。自王輔嗣以降。大抵謂即日不孚。己日乃孚。己字讀如矣音。蓋其義亦止如是耳。唯朱子發讀為戊己之己。予昔與易僧曇瑩論及此。問之曰。或讀作己。紀音日如何。瑩曰。豈唯此也。雖作己。似音日亦有義。乃言曰。天元十干。自甲至己。然後為庚。庚者革也。故己日乃孚。猶云從此而革也。十二辰自子至己。六陽數極。則變而之陰。於是為午。故己日乃孚。猶云從此而變也。用是知好奇者。欲穿鑿附會。固各有說云。

開元五王

唐明皇兄弟五王。兄申王瑒。以開元十二年。寧王憲。弟王守禮。以二十九年。弟岐王範。以十四年。薛王業。以二十二年薨。至天寶時。已無存者。楊太真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伍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鬪風。李商隱詩云。夜半宴歸宮漏

永辭王沉醉壽王醒皆失之也。

巫蠱之禍

漢世巫蠱之禍雖起於江充然事會之來蓋有不可曉者武帝居建章宮親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閉長安城門大索十一日巫蠱始起又嘗晝寢夢木人數十持杖欲擊己乃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此兩事可謂異矣木將腐蠹實生之物將壞蟲實生之是時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殺李陵所謂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由心術既荒隨念招妄男子木人之兆皆迷不復開則謫見於天鬼敝其室禍之所被以妻則衛皇后以子則戾園以兄子則屈釐以女則諸邑陽石公主以婦則史良娣以孫則史皇孫骨肉之酷如此豈復顧他人哉且兩公主實衛后所生太子未敗數月前皆已下獄誅死則其母與兄豈有全理固不待於江充之譖也。

唐詩無諱避

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如白樂天長恨歌諷諫諸章元微之連昌宮詞

始末皆為明皇而發。杜子美尤多。如兵車行前後出塞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
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孫悲陳陶哀江頭麗人行悲青坂公孫舞劍器行終篇皆是
其他波及者。五言如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姒。是時妃嬪
戮。連為奠土叢。中宵楚九廟。雲漢為之紅。先帝正好武。寰海朱凋枯。拓境功未已。元
和辭大爐。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毀廟天飛雨。焚宮火轍明。南內開元曲。常時弟
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涕滂沲。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
須為下殿走。不可好樓居。固無牽白馬。幾至著青衣。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兵氣
凌行在。妖星下直廬。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鬪雞初賜
錦。舞馬更登牀。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殿瓦鴛鴦圻。宮簾翡翠虛。七言如關中小
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為忙。天子不在咸陽宮。得不哀痛塵再蒙。曾貌先帝照夜白。
龍池十日飛霹靂。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連白蠻。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
朔方兵。如此之類。不能悉書。此下如張祐賦連昌宮元日仗千秋樂大酺樂十五夜
燈熱戲樂上巳樂郊王小管李謨笛退宮人玉環琵琶春鶯囀寧哥來容兒鉢頭邠
娘羯鼓耍娘歌悖孛兒舞華清宮長門怨集靈臺阿鵝湯馬嵬歸香囊子散花樓雨

霖鈴等三十篇。大抵詠開元天寶間事。李義山華清宮馬嵬驪山龍池諸詩亦然。今之詩人不敢爾也。

李晟傷國體

將帥握重兵。居閫外。當國家多事時。其奉上承命。尤當以恭順為主。唐李晟在德宗朝。破朱泚。復長安。功名震耀。蓋社稷宗臣也。然嘗將神策軍戍蜀。及還。以營妓自隨。節度使張延賞追而返之。由是有隙。晟既立大功。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乃止。後歲餘。上命韓滉諭旨於晟。使釋怨。滉因使晟表薦延賞。遂為相。然則輔相之拜罷。皆大將得制之。其傷國體甚矣。德宗猜忌刻薄。渠能釋然。晟之失兵柄。正緣此耳。國學武成王廟本列晟於十哲。乾道中。有旨退於從祀壽皇。聖意豈非出此乎。

元和六學士

白樂天分司東都。有詩上李留守相公。其序言公見過池上。汎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後兩聯云。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此詩蓋與李絳者。其詞正紀元和二年至六年事。予以其時考之。所謂五相者。裴相王涯。杜

元頴崔羣及絳也。紹興二十八年三月。予入館。明年八月。除吏部郎官。一時同舍秘書丞虞雍公并甫。著作郎陳魏公應求。秘書郎史魏公直翁。校書郎王魯公季海。皆至宰相。汪莊敏公明遠。至樞密使。恩數與宰相等。甚類元和事云。

二傳誤後世

自左氏載石碣事。有大義滅親之語。後世援以為說。殺子孫。害兄弟。如漢章帝廢太子慶。魏孝文殺太子恂。唐高宗廢太子賢者。不可勝數。公羊書魯隱公桓公事。有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之語。後世援以為說。廢長立少。以妾為后妃。如漢哀帝尊傅昭儀為皇太后。光武廢太子疆而立東海王陽。唐高宗廢太子忠而立孝敬者。亦不可勝數。

卜子夏

魏文侯以卜子夏為師。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為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為大夫。二十二年而為侯。又十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為諸侯師。豈其然乎。

父子忠邪

漢王氏擅國。王章梅福嘗言之。唯劉向勤懇。懇上封事極諫。至云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今國祚移於外親。降為卑隸。為後嗣憂。昭昭甚明。其言痛切如此。而子歆乃用王莽舉為侍中。為莽典文章。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名。皆所共謀。馴至攝篡卒之身。亦不免魏陳矯事曹氏三世。為之盡忠。明帝憂社稷。問曰。司馬懿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懿竟竊國柄。至孫炎篡魏。為晉。而矯之子騫。乃用佐命勲。位極公輔。晉郝愔忠於王室。而子超黨於桓氏。為溫建廢立之謀。超死。愔哀悼成疾。後見超書一箱。悉與溫往反密計。遂大怒曰。小子死恨晚。更不復哭。晉史以為有大義之風。向矯愔之忠如是。三子不勝誅矣。

蘇張說六國

蘇秦張儀同學於鬼谷。而其從橫之辯。如冰炭水火之不同。蓋所以設心者異耳。蘇欲六國合從以擯秦。故言其疆。謂燕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謂趙地亦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謂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

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韓卒之勇。一人當百。謂魏地方千里。卒七十萬。齊地方二十餘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楚地方五十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至於張儀。則欲六國為橫。以事秦。故言其弱。謂梁地方不過千里。卒不過三十萬。韓地險惡。卒不過二十萬。臨菑即墨。非齊之有。斷趙右肩。黔巫非楚有。易水長城非燕有。然而六王皆聳聽。敬從舉國而付之。未嘗有一語相折難者。彼皆長君。持國之日久。逮其臨事。乃顧如桔槔。隨人俯仰。得不危亡。幸矣哉。且一國之勢。猶一家也。今夫主一家之政者。較量生理。名田若干頃。歲收穀粟若干。執園若干畝。歲收桑麻若干。邱舍若干區。為錢若干。下至牛羊犬雞。莫不有數。自非童騃孱愚之人。未有不能件析而枚數者。何待於疎遠游客。為吾借箸而籌哉。苟一以為多。一以為寡。將遂挈挈然舉而信之乎。鼂錯說景帝曰。高帝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分天下半。以漢之廣。三國渠能分其半。此錯欲削諸侯。故甚言其大爾。膠西王將與吳反。羣臣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為叛逆非計也。是時反者即吳楚諸齊。此膠西臣欲止王之謀。故盛言其小爾。二者視蘇張之言。疑若相似。而用心則否。聽之者惟能知彼知已。則善矣。

一定之計

人臣之遇明主。於始見之際。圖事揆策。必有一定之計。據以為決。然後終身不易。其言則史策書之。足為不朽。東坡序范文正公之文。蓋論之矣。伊尹起於有莘。應湯三聘。將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卒之相湯伐夏。俾厥后惟堯舜。格於皇天。傳說在巖野。爰立作相三篇之書。皎若星日。雖史籍久遠。不詳紀其行事。而高宗克鬼方。伐荆楚。嘉靖商邦。禮陟配天。載於易之既濟。書之無逸。詩之殷武。商代之君。莫盛焉。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於是為允蹈矣。管仲以其君霸。商君基秦為強。雖聖門羞稱。後世所賤。然考其為政。蓋未嘗一戾於始謀。韓信勸漢祖任天下。武勇以城邑。封功臣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傳檄而定三秦。下魏之後。請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會滎陽。至於滅楚。無一言不酬。鄧禹見光武於河北。知更始無成。說帝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帝與定計議。終濟大業。耿弇與光武同討王郎。願歸幽州。益發精兵。定彭寵。取張豐。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常以為落落難合。而事竟成。諸葛亮論曹操挾天子。令諸侯難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

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荊州用武之國。益州沃野千里。勸劉備跨有荆益。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及南方已定。則表將率三軍北定中原。已而盡行其說。至於用師未戰而身先死。則天也。房喬杖策謁太宗為記室。即收人物至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輔成大勳。至於為相。號令典章。盡出其手。雖數百年猶蒙其功。王朴事周世宗。當五季草創之際。上平邊策。以為唐失吳蜀。晉失幽并。當知所以平之之術。當今吳易圖。可撓之地二千里。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有也。既得江北。江之南亦不難平。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候其便則一削以平之。世宗用其策。功未集而殂。至於國朝掃平諸方。先後次第皆不出朴所料。獨幽州之舉。既至城下。而諸將不能成功。若乃王安石顛國。言聽計從。以身任天下之重。而師募商鞅為人。苟可以取民者無不盡。遂貽後世之害。則在所不論也。

秋興賦

宋王九辯詞云。僚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潘安仁秋興賦引其語。繼之曰。送歸懷慕徒之戀。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慮

之疾心。遭一塗而難忍。蓋暢演厥旨。而下語之工拙。較然不侔也。

太史慈

三國當漢魏之際。英雄虎爭。一時豪傑志義之士。礪礪落落。皆非後人所能冀。然太史慈者。尤為可稱。慈少仕東萊本郡。為奏曹吏。郡與州有隙。州章劾之。慈以計敗其章。而郡得直。孔融在北海為賊所圍。慈為求救於平原。突圍直出。竟得兵解融之難。後劉繇為揚州刺史。慈往見之。會孫策至。或勸繇以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獨與一騎卒。遇策。使前鬪。正與策對。得其兜鍪。及繇奔豫章。慈為策所執。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又稱其烈義為天下智士。釋縛用之。命撫安繇之子。經理其家。孫權代策。使為建昌都尉。遂委以南方之事。督治海昏。至卒時。纔年四十一。葬於新吳。今洪府奉新縣也。邑人立廟敬事。乾道中。封靈惠侯。予在西掖。當制其詞。云。神蚤赴孔融。雅謂青州之烈士。晚從孫策。遂為吳國之信臣。立廟至今。作民司命。摠一同之言狀。擇二美以建侯。庶幾江表之間。尚憶神亭之事。蓋為是也。

諡法

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語出表記。然不云起於何時。今世傳周公諡法。故自文王武王以來。始有諡。周之政尚文。斯可驗矣。如堯舜禹湯皆名。皇甫諡之。徒附會為說。至於桀紂。亦表以四字。皆非也。周王諡以一字。至威烈貞定。益以兩。而衛武公曰。獻聖武公。見於楚語。孔文子曰。貞惠文子。見於檀弓。各三字。意當時尚多有之。唐諸帝諡。經三次加冊。由高祖至明皇。皆七字。其後多少不齊。代宗以四字。肅順憲以九字。餘以五字。唯宣宗獨十八字。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國朝祖宗諡十六字。唯神宗二十字。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蓋蔡京所定也。

漢文帝受言

漢文帝卽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女緹縈年十四。隨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帝憐悲其意。卽下令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議請定律。當斬右止者。反棄市。笞者杖背五百。至三百亦多死。徒有輕刑之名。實多殺人。其三族之罪。又不乘時建明。以負天子德意。蒼敬可謂具臣矣。史稱文帝止輦受言。今以一女子。上書躬自省覽。卽除數千載所行之刑。曾不留難。然則天下事豈

復有稽滯不決者哉。所謂集上書囊以為殿帷。蓋凡囊封之書必至前也。

丹青引

杜子美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云。先帝天馬五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索。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五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延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讀者或不曉其旨。以為畫馬奪真。圉人太僕所為不樂。是不然。圉人太僕。蓋牧養官曹及馭者。而黃金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軍畫馬圖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碼碯盤。婕妤傳詔才人索。亦此意也。

詩國風秦中事

周召二南。幽風皆周文武成王時詩。其所陳者秦中事也。所謂沼沚洲澗之水蘋繁藻荇之菜。疑非所有。既化行江漢。故并江之永漢之廣。率皆得言之。歟。標有梅之詩。不注釋梅。而秦風終南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云。梅枏也。箋云。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今之梅與枏異。亦非茂木。蓋毛鄭北人不識梅耳。若上林賦所引江離靡蕪。揭

車襄荷孫若蘋芋之類。自是侈辭過實。與所謂八川東注太湖者等也。

詩文當句對

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辭。蕙烝蘭藉。桂酒椒漿。桂櫂蘭枻。斲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如王勃宴滕王閣序一篇。皆然。謂若襟三江帶五湖。控蠻荆引甌越。龍光牛斗。徐孺陳蕃。騰蛟起鳳。紫電青霜。鶴汀鳧渚。桂殿蘭宮。鍾鳴鼎食之家。青雀黃龍之軸。落霞孤鶩。秋水長天。高地迴興。盡悲來。宇宙盈虛。丘墟已矣。之辭是也。于公異破朱泚。露布亦然。如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卧鼓偃旗。養威蓄銳。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獲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驅兇作威。風雲動色。乘其跽藉。取彼鯨鯢。自卯及酉。來拒復攻。山傾河泄。霆鬪雷馳。自北徂南。輿尸折首。左武右文。銷鋒鑄鐫之辭是也。杜詩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清江錦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斑。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戎馬不如歸馬逸。十家今有百家存。犬羊曾爛漫。宮闕尚蕭條。蛟龍引子過荷菱。逐花低。干戈況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頭。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象床玉手。萬草千花。落絮游絲。隨風照日。青袍白馬。金谷銅駝。竹寒沙碧。

菱刺藤梢。長年三老。披拖開頭門。卷荆棘底。君臣豺虎邊。養拙干戈。金生屎鹿。捨丹
策馬。拖玉腰金。高江急峽。翠木蒼藤。古廟杉松。歲時伏臘。三分割據。萬古雲霄。伯仲
之間。指揮若定。批蹊李徑。梳子紅板。度信羅合。春來秋去。楓林橘樹。複道重樓之類。
不可勝舉。李義山一詩。其題曰。當句有對云。密邇平陽接上蘭。秦樓鴛瓦漢宮盤。池
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但覺游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三星自轉三
山遠。紫府程遙碧落寬。其他詩句中。如青女素娥對月中。霜裏黃葉風雨對青樓管
絃。骨肉書題對蕙蘭。蹊徑花鬚柳眼對紫蝶黃蜂。重吟細把對已落猶開。急鼓疎鐘。
對休燈滅燭。江魚胡雁對秦樹高雲。萬戶千門對風朝露夜。如是者甚多。

東坡明正

東坡明正一篇。送于伋。失官東歸云。子之失官。有為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
之父兄妻子之為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感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感於
愛也。按戰國策。齊周忌謂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
也。復問其妾與客。皆言徐公不若君之美。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
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東坡之翰旋。蓋取諸此。然四菩薩閣

記云。此畫乃先君之所嗜。既免喪。以施浮圖。惟簡曰。此唐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者。而況於余乎。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而其末云。軾之。以是與子者。凡以為先君捨也。與初辭意。蓋不同。晚學所不曉也。

臺諫不相見

嘉祐六年。司馬公以修起居注。同知諫院。上章乞立宗室為繼嗣。對畢。詣中書。略為宰相韓公言其旨。韓公攝饗明堂殿。中侍御史陳洙監祭。公問洙。聞殿院與司馬舍人甚熟。洙答以頃年曾同為直講。又問近日曾聞其上殿言何事。洙答以彼此臺諫官不相往來。不知言何事。此一項溫公私記之甚詳。然則國朝故實。臺諫官元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為御史。論陳恭公。而范蜀公以諫官與之爭。元豐中。又不許兩省官相往來。鮮于子駿乞罷此禁。元祐中。諫官劉器之。梁況之等。論蔡新州。而御史中丞以下。皆以無章疏罷黜。靖康時。諫議大夫馮澥。論時政失當。為侍御史李光所駁。今兩者合為一府。居同門。出同幕。與故事異。而執政祭祠行事。與監察御史不相見云。

執政四入頭

國朝除用執政。多從三司使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御史中丞進拜。俗呼為四入頭。固

有盡歷四職而不用。如張文定公補仁英朝至王宣徽之類者。趙清獻公自成都召還。知諫院大夫。言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府省。謂三司使不為諫官。以是知一朝典章其嚴如此。至若以權侍郎方受告。即為參樞。如施鉅鄭仲熊者。蓋奉檜所用云。

無望之禍

自古無望之禍。玉石俱焚者。釋氏謂之劫數。然固自有幸不幸者。漢武帝以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獨郡邸獄繫者。賴丙吉得生。隋煬帝令嵩山道士潘誕合鍊金丹不成。云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斬誕。其後方士言李氏當為天子。勸帝盡誅海內李姓。以煬帝之無道嗜殺人。不啻草芥。而二說偶不行。唐太宗以李淳風言女武當王已在宮中。欲取疑似者盡殺之。賴淳風諫而止。以太宗之賢尚如此。豈不云幸不幸哉。

燕說

黃魯直和張文潛八詩其二云。談經用燕說。束棄諸儒傳。濫觴雖有罪。未派瀾九縣。

大意指王氏新經學也。燕說出於韓非子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又引其事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舉燭二字，非書本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者高明也。尚明者舉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魯直以新學多穿鑿，故有此舉。

折檻行

杜詩折檻行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此篇專為諫爭而設，謂婁師德宋璟也。人多疑婁公既無一語，何得為直臣。錢仲仲云：朝有闕政，或婁公不語，則宋公語。但師德乃是武后朝人，璟為相時，其亡久矣。杜有祭房相國文，言羣公間出。魏杜婁宋亦併二公稱之。詩言先皇，意為明皇帝也。婁氏別無顯人有聲開元間為不可曉。

朱雲陳元達

朱雲見漢成帝，請斬馬劍斷張禹首。上大怒曰：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御史遂將雲去。辛慶忌叩頭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輯與其同，謂補合也。以旌直臣。劉聰為劉后起鸞儀殿，陳元達諫，聰怒，命將出斬之時。

在道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卽以鎖繞堂下樹左右曳之不能動劉氏聞之私勅左右停刑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園為納賢園堂為媿賢堂兩人之事甚相類雲之免於死由慶忌即時爭救之故差易為力若元達之命在須臾間聽之急暴且盛怒何暇延留數刻而容劉氏得以草疏乎脫使就刎其首或令武士擊殺亦可何恃於鎖腰哉是為可疑也成帝不易檻以旌雲直而不能命以一官乃不若聰之待元達也至今宮殿正中一閉橫檻獨不施欄楯謂之折檻蓋自漢以來相傳如此矣

杜老不忘君

前輩謂杜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未嘗忘君今畧紀其數語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天子亦應壓奔走羣公固合思昇平如此之類非一

栽松詩

白樂天栽松詩云小松未盈尺心愛手自移蒼然澗底色雲溼煙霏霏栽植我年晚長成君性遲如何過四十種此數寸枝得見成陰否人生七十稀予治園於鄉里乾

道己丑歲。正年四十七矣。自伯兄山居。手移楫松數十本。其高僅四五寸。植之雲壑石上。擁土以為固。不能保其必活也。過二十年。蔚然成林。皆有干霄之勢。偶閱白公集。感而書之。

烏鵲鳴

北人以烏聲為喜。鵲聲為非。南人聞鵲噪則喜。聞烏聲則唾而逐之。至於弦弩挾彈。擊使遠去。北齊書。奚永洛與張子信對坐。有鵲正鳴於庭樹間。子信曰。鵲言不善。當有口古事。今夜有喚。必不得往。子信去後。高儼使召之。且云。勅喚永洛。詐稱墮馬。遂免於難。白樂天在江州。答元郎中楊員外喜烏見寄。曰。南宮鴛鴦地。何忽烏來止。故人錦帳郎。聞烏笑相視。疑烏報消息。望我歸鄉里。我歸應待烏。頭白慙愧元郎誤。歡喜然。則鵲言固不善。而烏亦能報喜也。又有元和微之大甯烏。一篇云。老巫生姦計。與烏意潛通。云此非凡鳥。遙見起敬恭。十歲乃一出。喜賀主人氣。此烏所止家。家產日夜豐。上以致壽考。下可宜田農。按微之所賦云。巫言此烏至。財產日豐宜。主人一心惑。誘引不知疲。轉見烏來集。自言家轉孳。專聽烏喜怒。信受若長離。今之烏。則然也。世有傳陰陽局鴉。經謂東方朔所著。大略言凡占烏之鳴。先數其聲。然後定其方。

也世有假陰陽及牙絲言
位。假如甲日一聲。即是甲聲。第二聲為乙聲。以十千數之。乃辨其急緩。以定吉凶。蓋
不專於一說也。

谷齋續筆卷三終

淮南守備

周世宗舉中原百郡之兵南征李景。當是時，周室方彊，李氏政亂，以之討伐。云若易然。而自二年之冬，訖五年之春，首尾四年。至於乘輿三駕，僅得江北。先是河中李守正叛，漢遣其客朱元來唐求救，遂仕於唐。樞密使查文徽妻之以女。是時請兵復諸州，即取舒和。後以恃功僭蹇，唐將奪其兵，元怒而降周。景械其妻欲戮之。文徽方執政，表乞其命。景批云：「只斬朱元妻，不殺查家女。」竟斬於市。郭廷謂不能守濠州，以家在江南，恐為唐所種族，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則知周師所以久者。景法度猶存，尚能制將帥死命故也。紹興之季，虜騎犯淮，踰月之間，十四郡悉陷。予親見沿淮諸郡守盡掃官庫儲積，分寓京口。云預被旨許令移治，是乃平時無虞，則受極邊之賞。一有緩急，委而去之。寇退則反了無分毫絀於吏議，豈復肯以固守為心也哉。

周世宗

周世宗英毅雄傑，以衰亂之世，區區五六年間，威武之聲震攝夷夏，可謂一時賢主。而享年不及四十，身沒半歲，國隨以亡。固天方授宋使之驅除，然考其行事，失於好

殺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此其所短也。薛居正舊史紀載翰林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其子獲正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為勘斷帝大怒遣竇儀乘駟往按之及獄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儀奉辭之日帝旨甚峻故儀之用刑傷於深刻知州趙礪坐除名此事本只馬氏子一人遭殺何至於族誅二十四家其他可以類推矣太祖實錄竇儀傳有此事史臣但歸咎於儀云

竇正固

竇正固漢隱帝相也周世罷政以司徒就第後范質用此官在中書乃歸洛陽常與編戶課役正固不能堪訴於留守向拱拱不聽熙寧初富韓公為相神宗嘗對大臣稱知河南府李中師治狀公以中師厚結中人因對曰陛下何從知之中師銜其沮己及再尹河南富公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乃知君子失勢之時小人得易而侮之如向拱李中師輩固不乏也

鄭權

唐穆宗時以工部尚書鄭權為嶺南節度使卿大夫相率為詩送之韓文公作序言

權功德可稱道家屬北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舊唐史權傳云。權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求為鎮。有中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為朝士所嗤。又辭廷老傳云。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廷老以右拾遺上疏。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然則其為人。乃貪邪之士。爾韓公以為仁者何邪。

黨錮牽連之賢

漢黨錮之禍。知名賢士死者以百數。海內塗炭。其名迹章章者。並載於史。而一時牽連獲罪。甘心以受刑誅。皆節義之士。而位行不顯。僅能附見者甚多。李膺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之子。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謹。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籍苟安。遂自表免歸。高城人巴肅被收。自載詣縣。縣令欲解印綬。與俱去。肅不可。范滂在征羌。詔下急捕。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伏牀而泣。滂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張儉亡命。因迫遁走。所至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復流轉東萊。上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謂曰。張儉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撫篤曰。謹

伯玉耻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歎息而去。儉得免。後數年。上祿長和海上。言黨人錮及五族。非經常之法。由是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此數君子之賢如是。東漢尚名節。斯其驗。

漢代文書式

漢代文書。臣下奏朝廷。朝廷下郡國。有漢官典儀。漢舊儀等所載。然不若金石刻所著見者為明白。史晨祠孔廟碑。前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末云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副言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樊毅復華下民租碑。前後與此同。無極山碑。光和四年某月辛卯朔廿二日壬子。太常臣耽丞敏頓首上尚書。末云臣耽愚戇。頓首頓首上尚書。制曰可。大尚讀為承書從事某月十七日丁丑。尚書令忠奏雒陽宮。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尚書令忠下。又云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孔廟碑前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末云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雒陽宮。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

下魯相人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下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末云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此碑有三公奏天子朝廷下郡國郡國上公府三式始末詳備文惠公隸釋有言無極山祠事以丁丑日奏雒陽宮是日下太常孔廟事以壬寅日奏雒陽宮亦以是日下魯相又以見漢世文書之不滯留也

資治通鑑

司馬公修資治通鑑辟范曄得為官屬嘗以手帖論續述之要大抵欲如左傳叙事之體又云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為唐高祖更不稱隋義寧二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故此書用以為法然究其所窮頗有空而不通之處公意正以春秋定公為例於未即位即書正月為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次年之事不得復係於昭故定雖未立自當追書兼經文至簡不過一二十字一覽可以了解若通鑑則不侔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便以為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義寧後一卷則為唐高祖蓋凡涉歷三卷而煬帝固存方書其在江都時事明皇後卷之首標為肅宗至德元載至一卷之半方書太子

卽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莊宗同光四年便係於天成。以為明宗而卷內書命李嗣源討鄴。至次卷首莊宗方殂。路王清泰四年便標為晉高祖。而卷內書石敬瑭反。至卷末始為晉天福。凡此之類殊費分說。此外如晉宋諸胡潛國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纖悉必書。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觀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平昌宣王和其奴卒。皆無關於社稷治亂。而周勃薨乃不書。及書漢章帝行幸長安。進幸槐里岐山。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月丁亥還宮。又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卯還宮。又書魏主七月戊子。如魚池。登青岡原。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瀛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如此行役無歲無之。皆可省也。

弱小不量力

楚莊王伐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滅蕭。楚伐莒。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潰。遂入鄆。齊侯伐魯。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

封弗聽殺而勝諸城上。齊遂取龍夫以齊楚之大而莒一小國。蕭一附庸。龍一邊邑。方受攻之際。幸能因執其人。強敵許以勿殺而退師。乃不度德量力。致怨於彼。至於亡滅。可謂失計。傳稱子產善相小國。使當此時。必有以處之矣。

田橫呂布

田橫既敗。竄居海島中。高帝遣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橫遂與二客詣雒陽。將至謂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即自剄。橫不顧王侯之爵。視死如歸。故漢祖流涕稱其賢。班固以為雄才。韓退之。道出其墓下。為文以弔曰。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其英烈凜然。至今猶有生氣也。呂布為曹操所縛。將死之際。乃語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竟殺之。布之材。未必在橫下。而欲忍恥事讐。故東坡詩曰。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蓋笑之也。劉守光以燕敗為晉王所擒。既知不免。猶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効。此又庸奴下材無足責者。

中山宜陽

戰國事雜出於諸書故有不可考信者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故任座云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翟橫云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李克而趙世家書武靈王以中山負齊之強侵暴其地銳欲報之至於變胡服習騎射累年乃與齊燕共滅之遷其王於膚施此去魏文侯時已百年中山不應既亡而復存且膚施屬上郡本魏地為秦所取非趙可得而置他人誠不可曉惟樂毅傳云魏取中山後中山復國趙復滅之史記六國表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周定王之孫西周桓公之子此尤不然宜陽於韓為大縣顯王三十四年秦伐韓拔之故屈宜白云前年秦拔宜陽正是昭侯時歷宣惠王襄王而秦甘茂又拔宜陽相去幾三十年得非韓嘗失此邑既而復取之乎

相六畜

莊子載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狗馬荀子論堅白同異云曾不如好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史記褚先生於日者傳後云黃直大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今時相馬者間有之相牛者殆絕所謂雞狗彘者不復聞之矣劉向七畧相六畜三十八卷謂骨

法之度數今無一存。

卜筮不同

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有龜從筮逆之說禮記卜筮不相襲謂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以為瀆龜筮。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魯穆姜徙居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八。隨杜預注云周禮大卜掌三易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史疑古易遇八為不利。故史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也。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凶。大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則曆卜諸家自古蓋不同矣。唐呂才作廣濟陰陽百忌曆。世多用之。近又有三曆會同集。蒐羅詳盡。姑以擇日一事論之。一年三百六十日。若泥而不通。殆無一日可用也。

日者

墨子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

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子之言不可用也史記作日者列傳蓋本於此徐廣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如以五行所直之日而殺其方龍不知其旨安在亦可謂怪矣

柳子厚黨叔文

柳子厚劉夢得皆坐王叔文黨廢黜劉顛飾非解誘而柳獨不然其答許孟容書云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恣怒讒詆訶萬狀盡為敵讐及為叔文母劉夫人墓銘極其稱誦謂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詔禁中道合儲后獻可替否有康弼調護之勤計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內贊謨畫不廢其位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終於堂知道之士為蒼生惜焉其語如此夢得自作傳云順宗即位時有寒雋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通籍博望因間隙得言及時事上大奇之叔文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唯呂溫李景儉柳宗元以為信然三子皆與子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其所施為人以為當

上素被疾詔下內禪宮掖事秘功罪歸臣於是叔文敗死韓退之於兩人為執友至修順宗實錄直書其事云叔文密結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為死交蹤跡詭秘既得志劉柳主謀議唱和采聽外事及敗其黨皆斥逐此論切當雖朋友之義不能以少蔽也

漢武心術

史記龜策傳今上即位博開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數年之間太上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耆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茲窮亦誅三族漢書音義以為史遷沒後十篇闕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言辭鄙陋日者龜策列傳在焉故後人頗薄其書然此卷首言今上即位則是史遷指武帝其載巫蠱之冤如是今之論議者畧不及之資治通鑑亦棄不取使丘子明之惡不復著見此由武帝博采異端馴致斯禍儻心術趨於正當不如是之酷也

禁天高之稱

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為姜。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政和中禁中外不許以龍天君王帝上聖皇等為名字。於是毛友龍但名友葉。天將但名將樂。天作但名作。句龍如淵但名句如淵。衛上達賜名仲達。葛君仲改為師仲。方天任為大任。方天若為元若。余聖求為應求。周綱字君舉。改曰元舉。程振字伯玉。改曰伯起。程瑀亦字伯玉。改曰伯禹。張讀字聖行。改曰彥行。蓋蔡京當國。過絕史學。故無有知周事者。宣和七年七月。手詔以昨臣僚建議請士庶名字有犯天玉君聖及主字者悉禁。既非上帝名諱。又無證據。詔倭不根。貽譏後世。罷之。

宣和冗官

宣和元年。蔡京將去相位。臣僚方疏官僚冗濫之敝。大畧云。自去年七月。至今年三月。遣官論賞者五千餘人。如辰州招弓弩手。而樞密院支差房推恩者八十四人。兗州陞為府。而三省兵房推恩者三百三十六人。至有入仕纔二年。而轉十官者。今吏部兩選朝奉大夫。至朝請大夫六百五十五員。橫行右武。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員。修

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員。小使臣二萬三千七百餘員。選人一萬六千五百餘員。吏員猥冗。差注不行。詔三省樞密院令遵守臣法。然此詔以四月庚子下。而明日辛丑。以賞西陲誅討之功。太師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樞密院鄧洵武。各與一子官。執政皆遷秩。天子命令如是。即日廢格之。京之罪惡至矣。

容齋續筆卷四終

秦隋之惡

自三代訖於五季。為天下君而得罪於民。為萬世所麾斥者。莫若秦與隋。豈二氏之惡。淳於桀紂哉。蓋秦之後。即為漢。隋之後。即為唐。皆享國久長。一時論議之臣。指引前世。必首及之。信而有徵。是以其事暴白於方來。彌遠彌彰。而不可蓋也。嘗試哀舉之。張耳曰。秦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頭會箕斂。重以苛法。使父子不相聊。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入關。為天下除殘去賊。陸賈曰。秦任刑法不變。卒滅嬴氏。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賈山借秦為喻。曰。為宮室之麗。使其後世曾不得馭廬。而託處為馳道之麗。後世不得邪徑。而託足為葵羹之麗。後世不得蓬顆。而託葬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天下已壞。而弗自知。身死纔數月耳。而宗廟滅絕。賈誼曰。商君遺禮誼。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滅四維。而不張。君臣乖亂。六親殃戮。萬民離叛。社稷為虛。又曰。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今日

即位明日射人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鼂錯曰秦發卒戍邊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首倡天下從之如流水又曰任不肖而信讒賊民力罷盡矜奮自賢法令煩酷刑罰暴酷親疎皆危外內咸怨絕祀亡世董仲舒曰秦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顯為自恣苟簡之治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又曰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羣盜並起死者相望而姦不息淮南王安曰秦使尉屠睢攻越鑿渠通道曠日引久發適戍以備之往者莫反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吾丘壽王曰秦廢王道立私議去仁恩而任刑戮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主父偃曰秦任戰勝之威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暴兵露師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死者相望天下始叛徐樂曰秦之末始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嚴安曰秦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意廣心逸兵禍北結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天下大畔滅世絕祀司馬相如曰二世持

身不謹亡國失勢信說不寤宗廟滅絕伍被曰秦為無道百姓欲為亂者十室而五使徐福入海欲為亂者十室而六使尉佗攻百越欲為亂者十室而七作阿房之宮欲為亂者十室而八路溫舒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賈捐之曰興兵速攻貪外虛內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劉向曰始皇葬於驪山下錮三泉多殺宮人生狸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梅福曰秦為無道削仲尼之迹絕周公之軌禮壞樂崩王道不通張誹謗之網以為漢毆除谷永曰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劉歆曰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凡漢人之論秦惡者如此唐高祖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孫伏伽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薛收傳秦王平洛陽觀隋宮室歎曰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夸侈收曰後主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為後世笑張元素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造乾陽殿伐木於豫章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乾陽畢工隋人解體魏徵曰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又曰隋唯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為此無限而至於亡方其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又曰恃其富強不虞後患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室臺榭是

飾外示威重內行險忌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隕匹夫之手又曰文帝驕其諸子使至夷滅馬周曰貯積者國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邪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陳子昂曰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疲生人之力中國之難起身死人手宗廟為墟揚相如曰煬帝自恃其疆不憂時政言同堯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棄之吳兢曰煬帝驕矜自負以為堯舜莫己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自是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柳宗元曰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垓以為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沸湧灼爛號呼勝蹈李珣曰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凡唐人之論隋惡者如此

漢唐二武

東坡云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美哉斯言漢之武帝唐之武后不可謂不明而巫蠱之禍羅織之獄天下塗炭后妃公卿交臂就戮後世聞二武之名則憎惡之蔡確作詩用郝甑山上元間事宣仁謂以吾比武后蘇轍用武帝奢侈窮兵虛耗海內為諫疏哲宗謂至引漢武上方先朝皆以之

得罪人君之立政可不監茲。

玉川子

韓退之寄盧仝詩云。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瞰渾舍驚。怕走折趾。立召賊曹呼五百。盡取鼠輩尸諸市。夫姦盜固不義。然必有謂而發。非貪慕貨財。則挑暴子女。如玉川之貧。至於鄰僧乞米。隔牆居者。豈不知之。若為色而動。窺見室家之好。是以一赤脚老婢隕命也。惡少可謂枉者一死子。讀韓詩至此。不覺失笑。全集中有所思一篇。其略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珠箔天之涯。夢中醉臥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則其風味殊不淺。韓詩當不含譏諷乎。

銀青階

唐自肅代以後。賞人以官爵。久而浸濫。下至州郡胥吏軍班校伍。一命便帶銀青光祿大夫階。殆與無官者等。明宗長興二年。詔不得薦銀青階為州縣官。賤之至矣。晉天福中。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為十年以來。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藩方薦論。動踰數

百。乃至藏典書史。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節度州聽奏大將十人。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從之。馮拯之父俊。當周太祖時。補安遠鎮將。以銀青光祿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至本朝端拱中。拯登朝。遇郊恩。始贈大理評事。予八世從祖師暢。暢子漢卿。卿子膺圖。在南唐時。皆得銀青階。至檢校尚書祭酒。然樂平縣帖之。全稱姓名。其差徭正與里長等。元豐中。李清臣論官制。奏言國朝踵襲近代。因循之弊。牙校有銀青光祿大夫階。卒長開國而有食邑。蓋為此也。今除授蕃官。猶用此制。紹興二十八年。廣西經略司申安化三州蠻蒙全計等三百十八人。進奉乞補官勳。皆三班借差。三班差使。悉帶銀青祭酒。而等第加勳文。安公在西垣。為之命詞。

買馬牧馬

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綱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校得遷秩轉資。沿道數十州驛程。券食廩園薪芻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本間。非騎兵所能展奮。又三牙過暑月。放牧於蘇秀。以就水草。亦為逐處之患。因讀五代舊史云。唐明宗問樞密使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五千匹。帝歎曰。太祖在太原。騎軍

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將之不至也。延光奏曰：國家養馬太多，騎一騎之士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而瘠吾民，民何負哉？帝曰：誠如卿言。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肥騎士，民為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蓄只如此。今蓋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中州，尚以為騎士無所施，然則今雖純用步卒，亦未為失計也。

杜詩用字

律詩用目字相字共字獨字誰字之類皆是實字，及彼我所稱當以為對。故杜老未嘗不然。今略紀其句於此：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百鳥各相命，孤雲無自心。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猿挂時相學，鷗行炯自如。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俱飛蛺蝶元相逐，並帶芙蓉李自雙。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此以自字對相字也。自須開竹徑，誰

道避雲蘿。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哀歌時自短。醉舞為誰醒。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此以自字對誰字也。野人時獨往。雲木晚相參。正月鶯相見。非時鳥共聞。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病相親。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此以共字獨字對相也。

唐虞象刑

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詔始云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武帝詔亦云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著其衣。犯髡者以蒙墨其體。犯宮者扉。扉草屨也。大辟者布衣無領。其說雖未必然。揚雄法言。唐虞象刑惟明。說者引前詔以證。然則唐虞之所以齊民。禮義榮辱而已。不專於刑也。秦之末年。赭衣半道。而姦不息。國朝之制。減死一等。及胥吏兵卒配徒者。澀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識之耳。久而益多。每郡守城營。其額常溢。殆至十餘萬。完盜處之恬然。蓋習熟而無所恥也。羅隱諷書云。九人冠而一人髮。則髮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髻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髻者勝。正為是歟。

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則為惡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可謂至言。荀卿謂象刑為治。古不然。亦正論也。

崔常牛李

士大夫一時論議。自各有是非。不當一一按其平生賢否也。常袞為宰相。唐德宗初立。議羣臣喪服。袞以為遺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七日而除。在朝羣臣亦當如之。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袞不能堪。奏貶祐甫。而袞坐欺罔。貶祐甫代之。議者以祐甫之賢遠出袞。祐故不復評其事。然揆之以理。則袞之言為然。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欲因是擣西戎腹心。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宰相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彼若來責失信。上平涼坂。萬騎縶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文宗以為然。詔以城歸吐蕃。由是德裕怨僧孺益深。議者亦以德裕賢於僧孺。咸謂牛李私憾。不釋。僧孺嫉德裕之功。故沮其事。然以今觀之。則僧孺為得司馬溫公斷之以義利。兩人曲直始分。

盜賊怨官吏

陳勝初起兵。諸郡縣苦秦吏暴爭。殺其長吏以應勝。晉安帝時。孫恩亂東土。所至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隋大業末。羣盜蜂起。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黃巢陷京師。其徒各出大掠。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宣和中方臘為亂。陷數州。凡得官吏。必斷臂支體。採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抗卒陳通為逆。每獲一命官。亦即梟斬。豈非貪殘者為吏。倚勢虐民。比屋抱恨。思一有所出久矣。故乘時肆志。人自為怒乎。

作詩先賦韻

南朝人作詩。多先賦韻。如梁武帝華光殿宴飲連句。沈約賦韻。曹景宗不得韻。啟求之。乃得競病兩字之類是也。予家有陳後主文集十卷。載王師獻捷賀樂文思預席羣僚各賦一字。仍成韻。上得盛病柄。令橫映。復併鏡。慶十字。宣宣猷。堂得迓。格白赫。易夕擲。斥坼啞。十字。幸舍人省得日。謚一瑟畢。訖橘質。帙實十字。如此者凡數十篇。今人無此格也。

后妃命數

左傳所載鄭文公之子十餘人其母皆貴胄而子多不得其死惟賤妾燕姑生穆公獨繼父有國子孫蕃衍盛大與鄭存亡薄姬入漢王宮歲餘不得幸其所善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為言其故王即召幸之歲中生文帝自有子後希見及呂后幽諸幸姬不得出宮而薄氏以希見故得從子之代為代太后終之成漢大業者文帝也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飭侍者唐兒使夜往上醉不知而幸之遂有身生長沙王發以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漢之宗室十有餘萬人而中興炎祚成四百年之基者發之五世孫光武也元帝為太子所愛司馬良娣死怒諸娣妾冀得進見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五人虞侍太子后令旁長御問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強應曰此中一人可乃王政君也一幸有身生成帝自有子後希復進見然歷漢四世為天下母六十餘載觀此四后妃者可謂承恩有限而光華啟祐與同輩儼絕政君遂為先漢之禍天之所命其亦各有數乎徽宗皇帝有子三十人唯高宗皇帝再復大業顯仁皇后在宮掖時亦不肯與同列爭進甚類薄太后云

公為尊稱

柳子厚房公銘陰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古之人通謂年老之臣罕能以姓配公者。唐之最著者曰房公。東坡墨君亭記云。凡人相與稱呼者。貴之則曰公。范曄漢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未長者曰公。而大嘗或棄。如鄧稱鄧公。吳漢稱吳公。伏公湛。宋公宏。牛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是也。三國亦有諸葛公司馬公顧公張公之目。其在本朝。唯韓公富公范公歐陽公司馬公蘇公為最著也。

臺城少城

晉宋間謂朝廷禁省為臺。故稱禁城為臺城。官軍為臺軍。使者為臺使。卿士為臺官。法令為臺格。需科則曰臺有求。頃調發則曰臺所遣兵。劉夢得賦金陵五詠。故有臺城一篇。今人於他處指言建康為臺城。則非也。晉益州刺史治大城。蜀郡太守治少城。皆在成都。猶云大城小城耳。杜子美在蜀日賦詩。故有東望少城之句。今人於他處指成都為少城。則非也。

嚴武不殺杜甫

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為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林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于廉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林斥其父名武不以為忤初無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然予按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甫集中詩凡為武作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者曰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此猶是武在時語至哭其歸視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蓋以自況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彌衡為喻殆是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

王嘉薦孔光

漢王嘉為丞相。以忠諫忤哀帝。事下將軍朝者。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上可其奏。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嘉對吏自言不能進。賢退不肖。吏問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不能進。嘉死後。上覽其對。思嘉言。復以光為丞相。按嘉之就獄。由光逢君之惡。而嘉且死。尚稱其賢。嘉用忠直。隕命名章一時。然亦可謂不知人矣。光之邪佞。鬼所唾也。奴事董賢。協媚王莽。為漢蠹賊。尚得為賢也哉。

朱温三事

義理所在。雖盜賊凶悖之人。亦有不能違者。劉仁恭為盧龍節度使。其子守文守滄州。朱全忠引兵攻之。城中食盡。使人說以早降。守文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媿其辭。直為之緩攻。其後還師。悉焚諸營資糧。在舟中者鑿而沉之。守文遺全忠書曰。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為煙。沉之為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為之留數困。滄人賴以濟。及篡唐之後。蘇循及其子楷。自謂有功於梁。當不次擢用。全忠薄其為人。以其為唐鴟梟。賣國求利。勒循致仕。斥楷歸田里。宋州節度使進瑞麥。省之不懌。曰。宋州今年水災。百姓不足。何用此為。遣中使詰責之。縣令除名。此三事在他人為不足道。於全忠則可為。

書矣所謂惜而知其善也

文字潤筆

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故杜詩云。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駢織成麗紫。騮隨劍兒。義取無虛歲。又有送斛斯六官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蓋笑之也。韓愈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哥鞍馬并白玉帶。劉又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劉高錫祭愈文云。公鼎佞碑。志墜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皇甫湜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絲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十字。字三練。何遇我薄邪。度笑酬以絹九千匹。穆宗詔蕭悅撰成德王士真碑。悅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之後例得貶遣。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長安中爭為碑誌。若市買然。天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喪家。裴均之子。持萬緡詣韋貫之求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為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曰。予與元微之定文

於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與馬絞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為謝文之贊。予念平分。贊不當納。往反再三。訖不得已。因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柳玘善書。自御史大夫貶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請書德政碑。玘曰。若以潤筆為贈。即不敢從命。本朝此風猶存。唯蘇公坡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謂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張文定公也。此外趙康靖公。滕元發二銘。乃代文定所為者。在翰林日。詔撰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亦辭不作。曾子開與彭器資為執友。彭之亡。曾公作銘。彭之子以金帶縑帛為謝。卻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貨見投。非足下所以事人執之道也。彭子惶懼而止。此帖今收其家。

漢舉賢良

漢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是時對者百餘人。帝獨善莊助對。擢為中大夫。後六年。當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於是董仲舒等出焉。資治通鑑書仲舒所對為建元。按策問中云。朕親耕藉田。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

極神對策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必非即位之始年也。

戊為武

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輩呼為務。非也。吳中術者又稱為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為武。乃知亦有所自也。今北人語多曰武。朱温父名誠。以戊類成字。故司天詔之耳。

怨耦曰仇

左傳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注云。自古有此言。按許叔重說文於述字上引虞書曰。方述。孱功。又曰。怨匹曰述。然則出於虞書。今亡矣。以鳩。孱為述。孱以耦為匹。以仇為述。其不同如此。而孱字下所引。乃曰。旁救孱功。自有二說。昊字下引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昊天。藝字下引虞書雉藝。今皆無此。

說文與經傳不同

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聊撫逐書十數條。以示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麗乎土。為草木麗乎地。服牛乘馬。為備牛乘馬。夕惕若厲。為若夤。其文蔚也。為斐也。乘馬

班如為驢如。天地網緼。為天地壹靈。縵有衣如。為需有衣絮。書昏卦為昏。異為異。艮

為艮。所引書帝乃殂落。為勛乃殂。竄三苗為竄。音塞也三苗勿以儉人為諛人。諛問在也

後之侗。為在夏后之詞。尚不忌於凶德。為上不暮。時乃糗糧為餼糧。教胥子為教育。

子。百工營求為覓求。至於屬婦為媠婦。媠音婦也有疾勿豫。為有疾不怠。我之弗辟為

不僻。截截論言。為彘彘巧言。又圍園升雲。半有半無。源有瓜而不敢以擲。及以相陵

懷維緇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所引詩既伯既禱。為既禱既禱。新臺有泚為

有泚。焉得護草。為安得憲草。牆有茨為有薺。棘人藥藥為藥藥。江之永矣為永矣。得

此戚施為醜。蠶伐木許許為所所。憊憊侯侯為伍伍。侯侯為犬夷。呶矣。陶復陶穴為

几為己己。又為擊擊。音擊民之方殿。尿為方唵。呶。混夷駢矣。為犬夷。呶矣。陶復陶穴為

陶覆。地室其會如林。為其檜。國步斯頻。為斯曠。滌滌山川。為徽徽。論語荷蕢為荷史。

褻裘為結衣。又有路予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來。為諛諛。音頤接浙為澆浙。澆其兩

味左傳。危涼為捲涼。艾夷為艾。音夷主實為主實。澤。在浦為澤。之百藥。禁死袁甸兩

牡為中佃。一轅。楸拊藉幹為楸部。薦幹。公羊闕然為覲然。覲失再切國語觥飯不及

壺飧。為伏飯不及一食。如此者甚多。

周亞夫

漢景帝即位三年。七國同日反。吳王至稱東帝。天下震動。周亞夫一出即平之功。亦不細矣。而訖死於非罪。景帝雖未為仁君。然亦非好殺卿大夫者。何獨至亞夫而忍為之。竊嘗原其說。亞夫之為人。班馬雖不明言。然必悻直行者。方其將屯細柳。祇以備胡。且近在長安數十里間。非若出臨邊塞。與敵對壘。有呼吸不可測知之事。今天子勞軍。至不得入。及遣使持節詔之。始開壁門。又使不得驅馳。以軍禮見。自言介冑之士。不拜天子。改容稱謝。然後去。是乃王旅萬騎。乘輿黃屋。顧制命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睨帝尊。習與性成。故賜食不設。箸有不平之意。鞅鞅非少主臣。必已見於辭氣之間。以是隕命。其可惜也。秦王猛伐燕。圍鄴。符堅自長安赴之。至安陽。猛潛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卻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猛之識慮。視亞夫有間矣。

楊王煬帝

金齒完顏亮。隕於廣陵。葛王褒已自立。於是追廢為王。而謚曰煬。邁奉使之日。實首聞之。接伴副使祕書少監王補言及此。云北人戲謂之曰。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及歸。

觀德壽宮奏其事。高宗天顏甚悅。曰亮去歲南牧已而死。歸人皆以為類。符堅唯吾獨云。似隋煬帝。其死處既同。今得諡。又如此。豈非天乎。此段聖語。當不見於史錄。故竊志之。

鄭莊公

左傳載諸國事於第一卷。首書鄭莊公。自後紀其所行。尤詳。然每事必有君子一說。唯詛射穎考叔。以為失政。刑此外。率稱其善。杜氏注文。又從而獎與之。按莊公為周卿士。以平王貳於虢。而取王子為質。以桓王昇虢公政。而取溫之麥。取成周之禾。以王奪不使。知政忿而不朝。拒天子之師。射王中肩。謂天子不能復巡守。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至有城穎及泉之誓。是其事。君事親。可謂亂。臣賊子者矣。而曾無一語。以貶之。書姜氏為母子如初。杜注云。公雖失之於初。而孝心不忘。故考叔感而通之。書鄭伯以齊人朝。王曰禮也。杜云。莊公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書息侯伐鄭。曰不度德。杜云。鄭莊賢。書取郟。與防歸於魯。曰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書使許叔居許。東偏曰。於是乎有禮。度德而處。量力而行。相時而動。可謂知禮。書周鄭交惡。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是乃以天子諸侯混為一。

區無復有上下等威之辨。射王之夜使祭足勞王。杜云鄭志在荀免王討之非也。此段尤為悖理。唯公羊子於克段於鄆之下書曰大鄭伯之惡為得之。

百六陽九

史傳稱百六陽九為厄會。以曆志考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十五六七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今人但知陽九之厄。云經歲者常歲也。

左傳易筮

左傳所載周易占筮大抵只一爻之變。未嘗有兩爻以上者。畢萬筮仕遇屯之比。初九變也。成季將生遇大有之乾。六五變也。晉嫁伯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晉文公迎天子遇大有。乃九三變而之睽。叔孫社叔生子豹遇明夷。乃初九變而之謙。崔杼娶妻遇困。乃六三變而之大過。南蒯作亂遇坤。乃六五變而之比。趙鞅救鄭遇泰。乃六五變而之需。占者即演而為說。然崔杼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叔孫君子於行三百不食。殆若專為二子所作也。唯陳厲公生敬仲。遇觀之否。周史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村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杜氏注云自二至四。

有艮象。艮為山。予謂此正是用中。又取義前書論之詳矣。又有相與論事。不假著占。而引卦以言者。如鄭公子曼滿欲為卿。王子伯廖曰。周易有之。在豐之離。晉先穀違命進師。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楚王怵侈子大叔曰。在復之頤。但以爻辭合其所行之事耳。至於為羸敗姬伐齊。則可等語。自是一時探蹟索隱。非後人所可到也。衛襄公生子。孔成子占之。亦遇屯之比。與畢萬同。雖史朝與辛廖之言則異。然皆以利建侯為主。

鍾繇自劾

漢建安中。曹操以鍾繇為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詔召河東太守王邑而拜杜畿為太守。郡接詣繇求留邑。繇不聽。邑詣許自歸。繇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筭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眾職荒頓。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輕慢憲度。不與國同心。為臣不忠。大為不敬。臣請法車。召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土臣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伏須罪誅。詔不許。予觀近時士大夫自劾者。不過云乞將臣重行竄黜。闔門待罪而已。如繇此章。蓋與為他人所糾亡異也。豈

非身為司隸職在刺舉。故如是乎。

大義感人

理義感人。心。其究至於泆肌膚而淪骨髓。不過語言造次之間。初非有怪奇卓詭之事也。楚照王遭吳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竟以復國。漢高祖入關。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已而項羽所過殘滅。民大失望。劉氏四百年基業。定於是矣。唐明皇避祿山亂。至扶風。士卒頗懷去就。流言不遜。召入諭之曰。朕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卒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朕甚愧之。今聽各還家。朕獨與子弟入蜀。今日與卿等訣。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眾皆哭曰。死生從陛下。自是流言遂息。賊圍張巡於雍丘。大將勸巡降。巡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而斬之。士心益勸。河北四凶稱王。李抱真使賈林說王武俊。託為天子之語曰。朕前事誠誤。朋友失意。尚可謝况。朕為四海之主乎。武俊即首唱從化。及奉天詔下。武俊遣使

謂田悅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何得不悔過而歸之。王庭湊盜據成德。韓愈宣慰庭湊。拔刃弦弓以逆。及館羅甲士於廷。愈為言安史以來。逆順禍福之理。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訖為藩臣。黃巢偽赦。至鳳翔。節度使鄭畋不出樂奏。將佐皆哭。巢使者怪之。幕客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泣。畋曰。吾國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旋起兵。卒倡諸鎮以復長安。田悅以魏叛。喪師遁還。亦能以語言動衆心。誓同生死。乃知陸贄勸德宗。痛自咎悔。以言謝天下。制書所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識者知賊不足平。凡此數端。皆異代而同符也。國家靖康建炎之難極矣。不聞有此何邪。

容齋續筆卷七 十七則

田租輕重

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方之教云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蓋十一之外更無他數也今時大不然每當輸一石而義倉省耗別為一斗二升官倉明言十加六復於其間用米之精麤為說分若干甲有至七八甲者則數外之取亦如之庾人執粟從而輕重其手度二石二三斗乃可給至於水脚頭子市例之類其名不一合為七八百錢以中價計之并僦船負擔又須五斗殆是一而取三以予所見唯會稽為輕視前所云不能一半也董仲舒為武帝言民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而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謂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三十及二十倍也又云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言下戶貧民自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今吾鄉俗正如此目為主客分云

女子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謂一月之中又得半夜為四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戰國策甘茂亡秦

出關遇蘇代曰江上之貧女與富人女會績而無燭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以是知三代之時民風和厚勤樸如此非獨女子也男子亦然。幽風畫爾於茅宵爾索綯言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綯索以待時用也。夜者日之餘其為益多矣。

淮南王

漢淮南厲王死民作歌以諷文帝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史漢所書也。高誘作鴻烈解叙及許叔重注文其辭乃云一尺縵好童童一斗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殊為不同。後人但引尺布斗粟之喻耳。厲王子安復為王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列於雜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蓋內篇也。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賓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故以為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然惟左吳雷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者蓋為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為賓客之賢也。

左傳載魯哀公大夫云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漢公孫卿語武帝云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十按王制所記九州凡千七百七十有三國多寡殊不侔以環移之一君會朝所將吏卒姑以百人計之則萬國之眾當為百萬塗山之下將安所歸宿乎其為僂言無可疑者所謂存者數十考諸經傳可見者唯薛耳薛之祖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自此受封曆商及周末始為宋偃王所滅其享國十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薛壤地褊小以詩則不列於國風以世家則不列於史記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視同儕邾杞滕鄆獨未嘗受大國侵伐則其為邦亦自有持守之道矣

建除十二辰

建除十二辰史漢曆書皆不載日者列傳但有建除家以為不吉一句惟淮南鴻烈解天文訓篇云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己為平壬生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主衡酉為危主杓戌為成主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今會元官曆每月逢建平破收日皆不用以建為月陽破為月對平收隨陰陽月遞互為魁罡也酉陽雜俎夢篇云周禮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今注

無此語。正義曰：按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己，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為陽破陰，陰破陽。今不知何書所載，但又以十干為破，未之前聞也。

俗語算數

三三如九，三四十二，二八十六，四四十六，三九二十七，四九三十六，六六三十六，五八四十五，九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皆俗語算數。然淮南子中有之。三七二十一，蘇秦說齊王之辭也。漢書律曆志劉歆典領鐘律奏其辭，亦云八八六十四，杜預左傳注天子用八，云八八六十四人，又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如高孟康晉灼注漢志，亦有二八十六，三四十二，六八四十八，八八六十四等語。

任文用事

唐順宗即位，抱疾不能言。至任王叔文，以東宮舊人用事，政自己出。即日禁宮市之擾民，五坊小兒之暴閭巷，罷鹽鐵使之月進，出教坊女伎六百，還其家。以德宗十年，不下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不復叙用。即追陸贄、鄭餘慶、韓皋、陽城、遠、京師起。姜公輔為刺史，人情大悅。百姓相馭，謹呼。又謀奪宦者兵，既以范希朝及其客韓泰。

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諸將以狀來辭始大怒令其使歸告其將無以兵屬人當是時此計若成兵柄歸外朝則定策國老等事必不至後日之患矣所交黨與如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晤劉禹錫柳宗元皆一時豪雋知名之士惟其居心不正好謀務速欲盡據大權如鄭珣瑜高郢武元衡稍異己者皆亟斥徙以故不旋踵而身陷罪戮後世蓋有居佞文之地而但務嘯引沾沾小人以為鷹犬者殆又不足以望其百一云白樂天諷諫元和四年作其中賣炭翁一篇蓋為宮市然則未嘗能絕也

五十絃瑟

李商隱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說者以為錦瑟者令狐丞相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絃所起劉昭釋名瑟侯云師延所作靡靡之樂蓋空國之侯所作也段安節樂府錄云瑟侯乃鄭衛之音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吳兢解題云漢武依琴造坎侯言坎坎應節也後訛為瑟侯予按史記封禪書云漢公孫卿為武帝言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武帝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應邵曰帝令樂人候調始造此器前漢郊祀志備書

此事言空侯瑟自此起。顏師古不引邵所注。然則二樂本始曉然可致。雖劉吳博洽亦不深究。且空元非國名。其說尤穿鑿也。初學記太平御覽編載樂事亦遺而不書。莊子言魯遽調瑟二十五弦皆動。蓋此云續漢書云靈帝胡服作琴瑟亦非也。

遼固用疑字

東坡作趙德麟字說云漢武帝獲白麟。司馬遼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予觀史漢所記事。凡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或曰焉或曰蓋其語舒緩含深意。姑以封禪書郊祀志攷之。漫記於此。雍州好時自古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三神山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能至望見之焉。新垣平望氣言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權火舉而詞若光輝然屬天馬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蓋夜致王夫人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云。祭封禪祠其夜若有光。封禪大詔。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河東迎鼎有黃雲蓋焉。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方士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獲若石云於陳倉。此外如所謂及羣臣有言父老則大以為僂人也可為觀。如緱城神人宜可致天旱意乾封乎。然其效

可賄矣詞旨亦相似

僭亂的對

王莽竊位稱新室公孫述稱成家袁術稱仲家董卓鄙塢公孫瓚易京皆自然的對也

月不勝火

莊子外物篇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憤然而道盡注云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東坡所引乃曰郭象以為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為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明於大者必晦於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火勝月耶月勝火耶予記朱元成萍州可談所載王荆公在修撰經義局因見舉燭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呂惠卿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以為然蓋發言中理出人意表云予妄意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為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靈臺有持

莊子庚桑楚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郭象云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也陳碧虛云真宰存焉隨其成心而師之予謂是皆置論於言意之表玄之又玄復米莊子之語以為說而於本旨殆不然也嘗記洪慶善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苟為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蓋前二人解釋者為兩而字所惑故從而為之辭。

董仲舒災異對

漢武帝建元六年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董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之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此本傳所書而五行志載其對曰漢當亡秦大敵之後承其下流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眾故天災若語陛下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况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其後淮南衡山王謀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

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顛斷於外不請既還奏事上皆是之凡與王謀叛列侯二千石豪傑皆以罪輕重受誅二獄死者數萬人嗚呼以武帝之嗜殺時臨御方數歲可與為善廟殿之災豈無他說而仲舒首勸其殺骨肉大臣與平生學術大為乖刺馴致數萬人之禍皆此書啟之也然則丁吏幾死蓋天所以激步舒云使其就戮非不幸也

李正己獻錢

唐德宗初即位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而卻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紹興三十年鎮江都統制劉寶乞詣闕奏事朝廷以其方命刻下罷就散職寶規取恩寵掃一府所有載以自隨巨舟連檣白金至五艦他所齎挾皆稱是其始謀蓋云此行不以何事必可力買既至趨起國門不許入覲或以謂欲上諸內府予時為樞密檢詳為丞相言援祐甫所陳乞以寶所齎等第賜其本軍明降詔書遣一朝士以寶平生過惡告諭卒伍使知明天子惠綏惻怛之意或寶斬固奄有刃為己物

則宜因人之言發命詰問在行之物本安所出今安所用悉取而藉之就其舟楫北還充賜尤可以破其谿壑無厭之謀湯岐公當國不能用也

宣室

漢宣室有殿有閣皆在未央宮殿北三輔黃圖以為前殿正室武帝為竇太主置酒引內董偃東方朔曰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文帝受釐於此宣帝常齋居以決事如高曰布政教之室也然則起於高祖時蕭何所創為退朝聽政之所而史記龜策傳云武王圍紂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淮南子云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宣室注曰商宮名一曰獄也蓋商時已有此名漢偶與之同黃圖乃以為漢取舊名非也

昔昔鹽

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為隋煬帝所嫉考其詩名昔昔鹽凡十韻垂柳覆金堤靡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珠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唐

趙煇廣之為二十章。其燕泥一章云。春至今朝燕花時。伴獨啼。飛斜珠箔隔語近。畫梁低。帷卷間窺戶。牀空暗落泥。誰能長對此。雙去復雙栖。樂苑以為羽調曲。玄怪錄載。蘧條三娘工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黃帝鹽。白鶴鹽。神雀鹽。踈勒鹽。滿座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刮骨鹽。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云。今南嶽廟獻神樂曲。有黃帝鹽。而俗傳以為皇帝炎。長沙志從而書之。蓋不考也。韋穀編唐才調詩。以趙詩為劉長卿。而題為別宕子怨。誤矣。

將帥當專

周易師卦六三。師或輿尸凶。九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又意謂用兵當付一師。苟其儻雜。然臨之則凶矣。輿尸。眾主也。安慶緒既敗。遁歸相州。肅宗命郭汾陽李臨淮九節度致討。以二人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者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步騎六十萬。為史思明所挫。一戰而潰。憲宗討淮西。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雖以韓弘為都統。而身未嘗至。既無統帥。至四年不克。及裴度一出。纔數月即成功。穆宗討王庭湊。朱克融。時裴度鎮河東。亦為都招討使。羣帥如李光顏。烏重胤。皆當時名將。而翰林學士元稹。意圖宰相。忌度先進。與知樞密魏簡相結。度每奏畫

軍事輒從中沮壞之。故屯守踰年。竟無成績。貞元之誅吳少誠。元和之征盧從史。皆此類也。石晉開運中。為契丹所攻。中國兵力寡弱。桑維翰為宰相。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雖杜重威。李守正。張彥澤輩。鴛材反虜。然重威為主將。陽城之戰。三人者尚能以身殉國。大敗彊胡。耶律德光乘橐駝奔竄。僅而獲免。由是觀之。大將之權。其可不專耶。

著龜卜筮

古人重卜筮其究至於通神龜為卜者為筮故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舜之命禹武王之伐紂召公相宅周公營成周未嘗不昆命元龜襲祥考卜然筮短龜長則龜卜猶在易筮之上漢藝文志劉向所輯七略自龜書夏龜之屬凡十五家至四百一卷後世無傳焉今之操著者率多流入於影象所謂龜策惟市井細人始習此藝其得不過數錢士大夫未嘗過而問也伎術標榜所在如織五星六壬衍禽三命執衍太一洞微紫微太素遁甲人人自以為君平家家自以為李主每况愈下由是藉手於達官要人舟車交錯於道路毀譽紛紜而術益隱矣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杜子春云玉兆顓帝之兆瓦兆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十有二百又掌三易之法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今獨周易之書存他不復可見世謂文王重易六爻為六十四卦然則夏商之易已如是矣左氏傳所載懿氏占曰鳳皇於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

育於姜。成季之卜曰：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同復於父。敬如君所。晉獻公驪姬之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嫁伯姬之繇曰：車說其輶。火焚其旗。寇張之弧。姪其從姑。秦伯伐晉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文公納王。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鄆陵之戰。晉侯筮曰：南國威射。其元王中厥目。宋伐鄭。趙鞅卜救之。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史墨曰：盈水名。子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杜氏謂鞅姓盈。宋姓子。蓋言羸與盈同也。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衛莊公卜夢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奮焉。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十占。皆不可得其說。故杜元凱云：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蓋盡附會以爻象。則架虛而不經。可為通論。然亦安知非連山歸藏所載乎。

地名音異

郡邑之名。有與本字大不同者。顏師古以為土俗各有別稱者是也。姑以漢書地理志言之。馮翊之標陽為藥陽。蓮勺為葦酌。太原之慮虜為慮夷。上黨之沾為漆河。內之隆慮為林慮。蕩陰為湯陰。潁川之不羹為不郎。南陽之鄜為擲。堵陽為者陽。鄧為

讚沛之鄧為嵯。鄧為多。清河之郇為輸。汝南之平輿為平。預濟陰之宛。句為宛。劬江夏之沙。美為沙夷。九江之橐。臯為拓。姑廬江之雩。婁為吁。閭山陽之方。與為房。豫琅邪之不。其為不基。東海之承。為證。長沙之承。陽為烝。陽臨淮之取。慮為杖。廬會稽之諸。暨為諸。既太末為閨。末豫章之餘。汗為餘。千廣漢之汁。方為十。方蜀郡之徙。為斯益州之味。為味。金城之允。吾為鉛。牙允街為鉛街。武威之撲。剗為蒲環。張掖之番。木為盤。和安定之烏。氏為烏。支上郡之龜。茲為丘。慈西河之鵠。澤為梧。澤代郡之标。氏為權。精遼西之且。慮為起。廬令支為鈴。祇遼東之番。汗為盤。寒樂浪之黏。蟬為黏。提南海之番。禺為潘。隅蒼梧之荔。浦為肆。浦交趾之羸。隴為連。婁九真之都。龐為都。龔日南之西。捲為西。權淮陽之陽。夏為陽。賈魯國之蕃。為皮。皆不可求之於義。訓字書亦不盡載也。

韓嬰詩

前漢書儒林傳叙詩云。漢興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又云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嬰為文帝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入之意。作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

魯問殊然歸一也。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上前，精悍分明，仲舒不能難。其後韓氏有王吉、食子、公長孫順之學。藝文志韓家詩經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今惟外存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於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正三千餘字。予家有其書，讀首卷第二章曰：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子貢曰：吾將南之楚，逢天暑，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水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孔子抽琴去其軫。子貢往請調其音。婦人曰：吾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孔子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子貢曰：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曰：子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觀此章，乃謂孔子見處女而教子貢以微詞三批之，以是說詩可乎？其謬戾甚矣，他亦無足言。

五行衰絕字

木絕於申，故神字之訓為木自斃。水絕於己，故汜字之訓說文以為窮瀆。圮字之

訓為岸圯及覆火衰於成故威為滅金衰於及故鈕為鍵閉製字之表昭矣

漢表所記事

漢書功臣表所記列侯功狀有紀傳所軼者。韓信擊魏以木罌缶度軍表云。祝阿侯高邑以將軍屬淮陰擊魏嬰度軍。史記蓋此計由邑所建也。信謀發兵襲呂后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晉灼注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表有滇陽侯樂說。史記作樂說。以淮陰舍人告反侯。蓋非謝公也。須昌侯趙衍從漢王起漢中。雍軍塞渭上。上計欲還。衍從言他道。道通中牟侯單右車。始高祖微時有急。給高祖馬。故得侯。即侯黃極忠。以羣盜長為臨江將。已而為漢擊臨江王。祁侯繒賀從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擊楚迫騎。以故不得進。漢王顧謂賀祁王。史記張良傳。項梁立之祁王。蓋嘉其功。故寵褒之。許以為王也。他復有與傳小異者。史記張良傳。項梁立韓王成。以良為韓申徒。徐廣云。申徒即司徒。語音訛轉也。而漢表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云。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字。按良與韓王信了不相干。顏注誤矣。自司徒記為申徒。自申徒為申都。自申都為信都。展轉相傳。古書豈復可以字義求也。韓信歸漢為治粟都尉。表以為粟客師。古曰與。紀傳參差不同。或者

以其票疾而賓客禮之。故云票客也。史記作典客。索隱以為粟客。此外又有官名非史所載者。如孔奭以執盾從。周窳以長鉦都尉。郭蒙以戶衛。宣虎以重將。重將者主將領輜重也。彫跖以門尉。棘丘侯襄以執盾隊史。郭亭以塞路。塞路者主遮塞要路以備敵寇也。丁禮以中涓騎。爰類以慎將。謂以謹慎為將也。許盞以駢隣說衛。駢隣者二馬曰駢。謂並兩騎為軍翼也。說讀曰稅。稅衛者軍行初舍止之時。主為衛也。許應以趙右林將。林將者將士林。猶言羽林之將也。清侯以弩將。留盼以客吏。馮解散以代大興。大興主爵祿之官也。史記作太尉。靳彊以郎中騎千人之類。聊紀於此以示讀史者云。

蕭何給韓信

黥布為其臣賁赫告反。高祖以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布遂反。韓信為人告反。呂后欲召。恐其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令人陳豨已破。給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即被誅。信之為大將軍。實蕭何所薦。今其死也。又出其謀。故俚語有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之語。何尚能救黥布。而翻忍於信如此。豈非以高祖出征。呂后居內。而急變從中起。已為留守。故不得不亟誅之。非如布

之事尚在疑似之域也。

彭越無罪

韓信英布彭越皆以謀反誅夷。信乘高祖自將征陳豨之時。欲詐赦諸官徒發兵襲呂后太子。布見漢使驗問。即發兵東取荊西擊楚。對高祖言欲為帝。其為叛逆已明。唯越但以稱病不親詣邯鄲之故。上既赦以為庶人。而呂后令人告越復謀反。遂及禍。三人之事。越獨為寬。且扈輒勸越反。越不聽。有司以越不誅。輒為反形已具。然則貫高欲殺高祖。張敖不從其事等耳。乃以為不知狀而赦得釋。何也。樂說告信。賁赫告布。皆得封列侯。而梁大僕告越。不論賞。豈非漢朝亦知其故。取樂布為越大夫。使於齊而越死。還奏事。越頭下。上召罵布欲烹之。布謂越反形未見。而帝以苛細誅之。上乃釋布。拜為都尉。然則高祖於用刑為有負於越矣。傷哉。

蜘蛛結網

佛經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莊子云。惟蟲能蟲。惟蟲能天。蓋雖昆蟲之微。天機所運。其善巧方便。有非人智慮技解所可及者。蠶之作繭。蜘蛛之結網。蜂之累房。燕之營巢。蟻之築垤。蜈蚣之祝子之類。是已。雖然。亦各有幸不幸存乎其間。蛛之結網也。布

絲引經。捷急上下。其始為甚難。至於緯而織之。轉盼可就。疎密分寸。未嘗不齊。門檻及花稍竹間。則不終日。必為人與風所敗。惟閭屋垝垣。人跡罕至。乃可久而享其安。故燕巢幕上。李子以為至危。李斯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夫數驚恐之。倉中之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夫之憂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豈不信哉。

孫權稱至尊

陳壽三國志固多出於一時雜史。然獨吳書稱孫權為至尊。方在漢建安為將軍時已如此。至於諸葛亮周瑜見之於文字間亦皆然。周瑜病困與權書曰。曹公在北。劉備寄寓。此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破曹公還。權迎之。肅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呂蒙遣鄧玄之說郝普曰。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又曰。至尊遣兵相繼於道。蒙謀取關羽。密陳計策。曰。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陸遜謂蒙曰。下見至尊。宜好為計。甘寧欲圖荊州。曰。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規之。權為張遼掩襲。質齊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權欲以諸葛恪典掌軍糧。諸葛亮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糧穀軍之最要。足下特為啟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凡此之類。

皆非所宜稱。若以為陳壽作史虛辭。則魏蜀不然也。

康山讀書

杜子美贈李太白詩。康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說者以為即廬山也。吳曾能改齊漫錄內辨誤一卷。正辨是事。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於大康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宅在清原鄉。後廢為僧房。稱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證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廬山也。予按當塗所刊太白集。其首載新墓碑。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撰。凡千五百餘字。但云自國朝已來。編於屬籍神龍初。自碎葉還廣漢。因為巴郡人。初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偽為此書。如開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老之詩邪。毆陽志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於此縣。蓋亦傳說之誤。當以范碑為正。

列國城門名

郡縣及城門名。用一字者為雅馴。近古。今獨姑蘇曰吳郡。吳縣有盤門。閶門。葑門。婁門。齊門。他皆不然。春秋時。列國門名見於左氏傳者。鄭最多。曰渠門。純門。時門。將門。

閨門皇門郭門墓門。又有師之梁楛枝之門。周曰園門魯門雩門雉門稷門菜門鹿門。又有子拘之門。公羊傳有爭門吏門。宋曰郕門桐門廬門曹門澤門揚門桑林之門。邾曰魚門范門衛門閔門。蓋獲之門。齊曰雍門。亦有揚門鹿門稷門。吳曰胥門。宋堙之門見孟子。

緇塵素衣

陳簡齋墨梅絕句一篇云。紫翠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衣舊。只恨緇塵染素衣。語意皆妙絕。晉陸機為顧榮贈婦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齊謝元暉酬王晉安詩云。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正用此也。

去國立後

齊高氏食邑於盧。高弱以盧叛齊。閔丘嬰圍之。弱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高鄒。弱致盧而出奔晉。魯臧氏食邑於防。臧訖得罪。使來告曰。苟守先祀。敢不辟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按弱紇二人據地要君。故孔子曰。臧武仲以防求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然齊魯之君。竟如其請。不以要君之故而背之。蓋當是時。先王之澤未熄。非若戰國務為詐力權謀之比。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也。降及末

世遂有帶甲約降既解甲即圍而殺之者不仁孰甚焉

詩詞改字

王荆公絕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祇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為過復圈去而改為入旋改為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黃魯直詩歸燕略無三月事高蟬正用一枝鳴用字初曰抱又改曰占曰在曰帶曰要至用字始定予聞於錢仲仲大夫如此今豫章所刻本乃作殘蟬猶占一枝鳴向巨原云元不伐家有魯直所書東坡念奴嬌與今人歌不同者數處如浪淘盡為浪聲沉周郎赤壁為孫吳赤壁亂石穿空為崩雲驚濤拍岸為掠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為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人生如夢為如寄不知此本今何在也

姑舅為婚

姑舅兄弟為婚在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按刑統戶婚律云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從堂姨外甥女女婿姊妹並不得為婚姻議曰父母姑舅兩姨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總麻據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

父母大功尊。若堂姨雖於父母無服，亦是尊屬。母之姑堂姑，亦是母之小功。以上尊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亦謂堂姊妹所生者。女壻姊妹於身，雖並無服，據理不可為婚。並為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然則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無所妨。予記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人申明此項勅局看詳，以為如表叔取表姪女從甥女嫁從舅之類，甚為明白。徽州法司編類續降有全文。今州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之者，皆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為婚。周武帝六詔不得娶母同姓以為妻妾。宣帝詔母族絕服外者聽婚，皆偏閏之制，漫附於此。